

影视观察

编者按

睽违25年，周星驰再战“功夫足球”，这次主角换成了女足。新作《功夫女足》登陆银幕，好评与差评齐飞。情怀这张牌，打得动人，还是“伤人”？当无厘头的夸张遇上女性叙事的细腻，当熟悉的创作模板套进另外的面孔，那份曾让无数小人物动容的“悲悯纯真”，是否在套路重复中悄然稀释？表演的适配度、叙事的节奏感、情感的分寸刻度，都成为观众热议的切口。本组《湘江副刊·艺网》影视观察栏目，汇集多元观影视角，立体呈现真实的观影现场与舆论声场。光影有褒贬，审美有参差，争议本身，亦是一部作品鲜活的生命力。

# 当“星爷”不再“赢”

韦强

周星驰的《功夫女足》作为《少林足球》相隔25年的姊妹篇，聚焦功夫与足球的融合叙事，但跳出传统竞技片“热血拼搏、极致夺冠”的单一叙事框架，褪去了极致的胜负执念，以草根女足峨眉队的逆袭之路为载体，凸显了中华武学的核心真谛：中国功夫最高境界不是技压群雄，而是心境澄明、以静制胜。相较于《少林足球》热血张狂的英雄叙事，《功夫女足》多了一份岁月沉淀的通透。

## 好胜之心：锋利的双刃剑

影片以女主角双双的性格底色，铺垫了“心态定胜负”的核心主题。作为峨眉女足的队长，自幼孤苦的双双将足球当作人生唯一的救赎与全部的寄托，把赛场胜负等同于自我价值。这份好胜心，让她拥有远超常人的拼搏韧劲，带领着这支无人看好的草根球队，在“至尊无敌杯”的前两场比赛连克强敌。

但过度的胜负欲终究成为桎梏。武学讲求“心浮则气躁，气躁则技乱”，赛场之上，双双始终紧绷、患得患失，将输赢压力转嫁全队，甚至偏执得霸占主力席位，不给替补任何机会。小组赛对阵梨花队时，面对对手的盘外招，她心态崩塌、自乱阵脚，连带全队军心涣散、错失比赛，甚至险些失去队友信任。此时的双双，执着于“斗”，痴迷于“赢”，将功夫视作战胜对手的工具，却完全忽略了功夫修行的本质是修心。她的困境不是技不如人，而是心境未达，功利执念困住了一身本领，也消磨了团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，让本该同心协力的赛场并肩，变成偏执独行的孤军奋战。

## 蜕变之心：从偏执争强到平静从容

影片的核心转折，正是始于峨眉队小组赛对阵梨花队的惨败。这场失利击碎了双双引以为傲的“永不言败”执念，让她第一次直面失败、接纳遗憾。落败后的落寞与反思，让她终于懂得真正的斗志不是咄咄逼人的争强好胜，真正的强大也不是永不落败

的极致强悍。

这场成长涅槃，是影片对中国功夫内核的深度解读。中华武学千百年来始终推崇“习武先习心，练功先练德”，太极讲究以柔克刚、静心蓄力，少林讲究心定气稳、顺其自然，所有武术技法的最高境界，都离不开平和与笃定的心境。此前的双双本末倒置，重技法、轻修心，重胜负、轻本心，被功利执念困住了自身能力。

蜕变后的双双，完成了从“与人争胜负”到“与己修本心”的跨越。赛场之上，她褪去焦躁戾气，不再执着一味硬拼、亲力亲为，而是大胆发动替补球员，激发她们的潜能；战术上，她不再依靠蛮力对抗、以硬碰硬，而是深谙功夫“顺势而为、以静制动”的真谛，从容调度、随敌而变。再度对阵梨花队，她心不慌、技不乱，以平和心境化解外界干扰，让峨眉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践行了李小龙“be water, my friend”的通透境界，凭沉稳与变通打破赛场僵局。

## 平静之心：中国功夫的至高境界

《少林足球》的热血，是普通人逆天改命、誓死争赢的倔强。而《功夫女足》的通透，是历经浮沉后读懂输赢、修心制胜的从容。周星驰借双双的成长故事告诉观众，真正的功夫，不是战胜别人，而是战胜内心的浮躁与执念；真正的制胜之道，不是极致好胜，而是心境平和、不忘初心。

在充满竞争与焦虑的当下，《功夫女足》传递的武学心境与人生哲理，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。很多人都曾如同前期的双双，被胜负欲裹挟，被得失心困扰，急于求成、畏惧失败，最终在焦躁中步履维艰。但真正的强者，不是从未落败的人，而是读懂平和、接纳遗憾，在沉淀中持续成长的人。

纵观全片，双双的蜕变之路，正是中华武学“心境至上”的生动写照。技法是功夫的皮囊，心境是功夫的灵魂，极致的实力永远源于长久的沉淀与平和。《功夫女足》，不仅是一群草根女足的成长史诗，更是一场关于人生修行、心性成长的深刻告白。

# 掌声与质疑之间

张逸云

说是一种遗憾。

本片口碑两极分化的核心症结、最大硬伤，在于故事缺乏新意，整体叙事框架始终难以挣脱《少林足球》的影子。落魄队伍重新集结、资本对手刻意刁难、队内爆发矛盾分歧、磨合蜕变后绝境逆袭夺冠，整套叙事逻辑仅将主角群体置换为女性。观众看完前半段，基本就能预判后续全部情节，全程缺少让人眼前一亮的反转设计。人物塑造同样略显单薄，富家球员、隐世师叔这类设定，弱化了底层追梦故事本应具备的真实质感。对比《少林足球》里五位身世、性格全然不同、形象立体鲜活的师兄弟，本片多数女足队员仅有单薄标签，缺少能够支撑人物立住的细节铺垫。特效质感参差不齐，也是现场观众吐槽最集中的问题。前期宣传阶段，片方称影片投入高额制作成本，包含上千组特效镜头，但成片中大量赛场远景绿幕痕迹明显、抠图粗糙。

影片前期铺陈的女性互助线在后半段草草收尾，双女主慢慢建立起的深厚情谊，最终被突兀的感情支线挤占大量篇幅。原本拥有充足深挖空间的女性成长主题浅尝辄止，专程为女性群像叙事走进影院的观众，难免心生落差。部分喜剧桥段照搬多年前的老旧梗，放在当下的观影语

境中很难让观众会心一笑，中场不少零散段子看得人出戏。

周星驰电影的灵魂，永远是独树一帜的无厘头风格。《功夫女足》前半段密集填充了周氏喜剧桥段，但这套无厘头叙事极度依赖演员自身气场与节奏把控。当这套表演体系落到张小斐、迪丽热巴等演员身上时，无厘头的梗抛出来，接不住、撑不起来，既不爆笑，也不治愈，反而显得刻意。2026年，观众的观影口味早就变了，大家更喜欢自然的喜剧、细腻的情绪、真实的人物拉扯，不再吃纯粹夸张、架空、无逻辑的胡闹式笑点。

客观而言，《功夫女足》算不上足以载入影史的经典佳作，但绝非烂片。全新的女性视角尝试，拓宽了周星驰过往的创作边界，作为暑期档合家欢商业片自有其价值。



《功夫女足》海报。

# 光影茶话会

事，《功夫女足》延续这一经典优势，聚焦一群普通女孩的追梦历程。她们面对习以为常的质疑、想象之外的压力、雪上加霜的挫折，有脆弱迷茫当属正常，然而始终咬牙坚持、彼此扶持、愈挫愈奋则更需要剧情的铺垫、夯实与不断升华。

谭婧慧

《功夫女足》里，音乐是“隐形的叙事台词”。传统民乐撑骨，《闻将令》唢呐一响，港式功夫文脉与绿茵热血瞬间同频；《小刀会组曲》凌厉顿挫，把女足守初心的执拗推到高潮。港乐与原创流行充血，《迷惑》缓住赛场紧绷，《钢铁玫瑰》刚柔并济，把女性群像磨得温润有光。西方古典乐以拓宽视听意境，《索尔维格之歌》弦乐软下来衬拼搏纯粹，《四季·冬》沉下去写厚积薄发。

明明就

那个曾让我们笑中带泪的星爷，只存在于回忆里了。曾经的周氏喜剧，是把镜

王婧

周星驰的表演之所以浑然天成，在于他能用天然的纯真与悲悯，消解掉角色身上夸张的色彩，让荒诞的台词落地生根。《功夫女足》的三位演员均带有鲜明的个人荧幕印记。当这种既定印象与周氏无厘头风格发生剧烈碰撞时，强行套用“星爷模板”的表演方式，不仅未能产生化学反应，反而让观众感到不适。周星驰的无厘头是其独有的美学体系，每位演员都应探索属于自己的喜剧路径，而非简单复刻其表情、动作与台词节奏。

# 在倍速时代慢炖怀旧

路子曰

香港电影，以“尽皆癫狂，尽皆过火”的美学特点而著称，而周星驰的喜剧片更是以后现代的无厘头风格独树一帜——扮丑审丑、媚俗嘲谑，无所顾忌，放纵恣肆。从1989年《盖世豪侠》中“无厘头”风格的初现雏形，到2002年《少林足球》横扫香港电影金像奖，周星驰引领着“无厘头文化”，以戏谑癫狂的姿态解构主流，并借由无所顾忌的大笑抵抗着现实的虚无感。

《功夫女足》延续了“周氏喜剧”的夸张怪诞，完成了对《少林足球》世界观的当代转化。影片仍走“天降教练—初试锋芒—跌入谷底—绝地反击”的类型片基本脉络，但叙事机制已染满时代特征：碎片化、情绪化、重即时满足、轻逻辑铺陈。这其实是对微短剧“15秒一冲突”的内化。人物为配合高密度节奏走向扁平，变成推进剧情的符号。不是周星驰变了，是电影在当代媒介环境里被迫“异变”，得学会适应一颗习惯倍速播的心。

然而，叙事的趋同并未阻碍情感表达的拓新。影片聚焦并肩同行的女性情谊，孤儿双双与富家女钰珑，因武功结缘，共许绿茵心愿。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后，钰珑陷入消沉，与双双的矛盾日深。两人在休息室的对峙与其说是矛盾的集中爆发，不如说是一场迟来的内心剖白。由此，电影也完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式的女性书写。

“我是为了踢球而踢球。”作为“峨眉队”的队长，双双本是因对足球的热爱而踏上赛场，但由于对输赢过分的偏执，她一味地向外释放压力，甚至一气之下逼走了替补队员雪野。在巨大的挫折后，她放下过分的胜负欲，将机会给予心态更好的队友。这种自省与退让，让“峨眉队”的逆袭故事因多了一份对自我的战胜，而显得愈发动人。

在情感线索之外，影片也将创作的重心转向了视觉奇观的营造。大力金刚腿、金钟罩、轻功水上漂、太极掌等招式在数字特效下被细化，爽感被放大。与此同时，周星驰电影里那些熟面孔，再次作为“固定暗号”回归。

冯勉恒当年在《少林足球》中饰演了在比赛中要诈的修车工，如今在《功夫女足》中也出演了彪彪的渣男前任，一身老派文员装束，二八偏分复古发型，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，表里不一的人物性格一如从前。张美娥还是那副极具辨识度的“丑角”模样，此次她身着一袭不合时宜的古装登场，让人自然联想到《西游·降魔篇》中“空虚公子”身边的“四大美女”。

更妙的是影片的“自我指涉”。双双苦练一字马，复刻《少林足球》的“腰马合一”；徐风顶着冒火的腿跳广场舞，改写馒头铺前的集体舞蹈；结尾决战火山爆发的特效，延续了25年前“火”之生命力的意象。而当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突兀出现，那个熟悉的背影指导着一众女足队员“表演疼痛”，《喜剧之王》和《功夫女足》这两部电影的时空似乎被打通。尹天仇跨越二十余年的时光再次现身，周星驰借由对自己作品的戏仿使经典符号重新介入叙事。这种对旧作的重组，不仅是怀旧美学，更是一场属于影迷的符号消费狂欢。

苑杂谈

斜阳暖融融地透过玻璃窗，在画案一角的笔筒上晕开一片柔和的光晕。倏忽间，我的目光被牢牢牵住，怔怔地望着那支秃头的画笔——熟悉的轮廓里，又藏着几分陌生的疏离。

记不清这支画笔最初是从何处来到我身边，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它曾是我最爱的一支方头画笔，是与我相伴数十载、懂我笔意的作画知己。

我的思绪，不由得飘飘悠悠，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时光里……

当年初见时的瞬间依然鲜活：拆开精致的包装后，一排崭新的笔锋映入眼帘——笔头方正、轮廓分明，挺拔而充满锐气，仿佛亟待一场远征。每次蘸饱水彩颜料，它那种饱满欲滴的劲儿，似乎比我急于扑向洁白的纸面。

与这支画笔的第一次运行，是1995年赴川北昭化古城写生。至今，画柜里数幅旧作仍透着当年的气息：我用它画街巷凸凹不平的石板路，笔锋反复扫过之处，铺就出小路历经沧桑沉淀的厚重质感；我用它画陈旧古朴的门窗，干枯笔锋恰到好处地毛糙，皴擦出木板门饱经风雨侵蚀的裂纹肌理。自那以后，我们便开始了漫长的写生之旅。画面上那河西走廊的戈壁落日，紫阳古巷的斑驳土墙，嘉陵江畔的朦胧晨雾，阆中古城的灰瓦屋顶……都烙印着这支画笔的足迹。

2006年初，这支画笔与全部画具一起随我南下，在徽州安了家。往后的岁月，它仍是我写生旅途中形影不离的忠实伙伴。它见证过宏村月沼的清澈倒影，流连过西递高耸的粉墙黛瓦，陪伴过屏山溪桥的静谧时光，也穿行过南屏古村的深巷幽弄。十余次出行，默默成就了我那一擦又一擦的画作。

2015年盛夏，我们更是远渡重洋。当马六甲海峡壮丽的黄昏被我挽留于画纸时，那绚烂的色彩里，依旧有它潇洒的笔触。当时，那个散架的画凳被我丢弃在槟城海滩，而这只渐渐秃头的画笔，却承载着所有过往，安稳地躺在我的笔袋里。

不知何时起，我察觉到了这支画笔的巨大变化——它那看似圆满的笔肚，实则是笔力聚拢的疲惫。或许是被水彩颜料长年累月的浸润，抑或是承载了太多创作时的焦灼，终于耗尽了它聚拢的力气。它终于累了，笔毫开始一小撮、一小撮地散开，更有甚者，创作时常有细小的笔毛脱落，悄然黏在未干的色块之上。而我竟无半分懊恼，默默俯身用指尖轻轻地将它捏去。

我时常用指腹为这支画笔捋顺笔锋，如同为老友整理被风吹乱的鬓发。在这个动作里，竟包含着一种无奈的温柔。既然一切无法重回旧貌，也就由着它散漫去吧。这散漫，何尝不是另一种从容？我忽然惊觉，这条由饱满走向疏散的路，我们已并肩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。

这支画笔秃了，我的画作这些年竟也随它一同悄然改变了脾性。

它的笔锋扫过之处，画面再难觅光滑流畅的线条与棱角分明的块面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那些断断续续的笔触，斑斑驳驳的飞白，恰似老者沉郁迟缓的语调，包裹着历经风雨洗练后的温润沧桑。

而我也早已习惯，在作画的间隙将这支画笔拿起，用一块软布轻柔地吸去水分，或轻轻弹去纤尘。这个动作我已重复了千万遍，俨然成了我们之间无言的仪式——如老友对坐，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如今作画时，虽早有新笔接替了这支秃头画笔，却无法替代它曾经铸就的辉煌——我的画册里、画展证书上以及展厅中那片无声的荣耀，都是它用生命刻下的铭文。

现在，这支秃头画笔安然退居一隅，却转而执掌另一项沉静的使命——每次作画完毕，它会调调色盘上的残色细细涤净，仿佛一位卸甲的老兵正悉心为即将出征的新锐擦亮铠甲。原来，这份归于平淡的坦然，与昔日挥毫泼彩的激情，出自同一份虔诚——从绚烂的创造到静默的守护，皆是对绘画至深的热爱与敬意。

此刻，我久久凝视着这支秃头画笔，恍如与半生的自己对视——它谢了顶，我亦发秃齿豁。我们一同交还了青春的锋利与豪气，却将岁月的风霜熬成了默然相守的温情。原来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见证。

画笔的秃，是毫毛散尽，皴擦出山河的骨骼；人生的秃，是浮华褪去，触到了生命的温热质感。这秃头不是终结，而是生命换了一种更从容的笔法。

一支秃头画笔

肖亚平